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新米

赵韩德

每年十月十一月沪郊新谷登场,大米上市,我必及时买来,做很开心的事:熬新米粥喝。抓一把新米在手,凉凉的,沉甸甸的,如握碎玉。米粒晶莹,温润,仿佛还带着稻田青青的水汽。米胚芽如眉眼盈盈娇柔可爱。我在农村下过乡,忘不了满眼稻田碧绿。

模模糊糊菜篮子大小的字,就是乾隆帝写的毛笔字。柏油桶大的香炉,烧香点烛的小亭子。逢年过节,才偶有老太太们来点蜡烛烧烧香。至今相信,最好吃的粥出于农家。下乡支援“三秋”,要“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”,还要到庙附近的农民伯伯家里学习思想。农民用大灶煮饭之

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柴禾灶头。不过家里的一台电饭煲,厂家自称有“农家灶”效果。我想它凭什么如此自负,原来



后,乘灶膛里柴禾还有余火,赶紧往陶罐里放好新米和水,闷上盖,埋进灶肚里。个把小时

它的底部为大圆弧且浅线内凹收拢,相较于平底显然增大了受热面积。这锅有程序,熬粥至少2小时。熬出的新米粥果然米油浓稠,清香袅袅,每每我想起初中时的支援三秋。

之后取出,拂去柴炭,揭开盖子,那罐白粥之香、之魅,难言。农民婶称我为“上海小弟”,定让我喝一碗,待客感情至今难忘。彼处种田以“工分”计,收入极微,连日常吃菜都不易。

“文革”前读初中,时常要下乡支援三夏和三秋。我们常去的生产队在浦东钦赐御殿附近。“钦赐御殿”是一座道观,乾隆皇帝题的匾,当地农人却常常叫成“金丝娘殿”,又呼观为“庙”。金丝娘是一种翠绿色鸣虫,两粒米大小,秋天捉了关进火柴盒,杵在胸口,听伊“息悠悠息悠悠”地鸣叫。

那时我家人多,大人小孩七口之家。日常的吃粥,粥里总是搭进山芋块,购粮证配给的。品崇山芋粥,现在视为养生佳品;那时当主食,只觉艰苦。而“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”的高档美味之粥,是白粥洒盐拌猪油。

庙很冷落,大门敞开,人迹寥寥。三夏三秋,庙内庙外晒满油菜籽麦子和棉花稻谷。山门四重檐,上横一块暗乎乎的匾,四个

那时我家多,大人小孩七口之家。日常的吃粥,粥里总是搭进山芋块,购粮证配给的。品崇山芋粥,现在视为养生佳品;那时当主食,只觉艰苦。而“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”的高档美味之粥,是白粥洒盐拌猪油。

“默”的简体字为“呆”,普通话念“呆”。把称东西时,秤杆往上翘讲做“鲜”。

提起猪油,没有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饥饿困苦时期那种窘迫日子的,绝对体会不到猪油在老百姓心目中亲切可爱又崇高的地位。那时,一块洁白、滋润、厚墩墩的猪

许多人弄不明白,上海方言为什么把称东西时,秤杆往上翘讲做“鲜”。

许多人弄不明白,上海方言为什么把称东西时,秤杆往上翘讲做“鲜”。

呆人看鲜秤

薛理勇

“鲜”的本字是“轩”(沪音念xi),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:“戎车即安,如轻如轩。”近人高亨注:“轻,车向下俯;轩,车向上仰。”“轩”本来指没有顶盖的车厢,古代的马车,为

了使驾车人看清前方,驾车人的座位设计得较高;车厢是搁在车轴上的,坐人的位置较低,坐人时必须仰起头才能看到前方,所以,“轩”有仰视、上翘的意思。成语以“轩轻不分”喻高低不分;“轩然大波”本意是很高的波浪,成语喻很大的纠纷或风潮;“气宇轩昂”当然指往上看,很神气;而“鼻偃唇轩”就是“塌鼻头,翘嘴巴”。谚语“呆人看鲜秤”应为“呆人看鲜秤”。

是所称之物的实际重量,如秤杆下沉,说明物体的实际重量小于秤星刻度指示的分量,有利于店家,不利于顾客;如秤杆上翘,则物体的重量大于秤星刻度指示的分量,有利于顾客,而不利店家。上海方言把秤杆上翘讲和写做“鲜”(沪音念xi),在购物时,家庭主妇会对摊主说:“阿拉是老客户,客气一点,称得鲜点”。沪谚有“默人看鲜秤”一词,比喻只看表面现象,容易上当受骗

好的一笔一画,很难被我的墨汁覆盖得留一点儿红色。后来,由于时时涂沫,情况大变,我居然能抛开描红簿,自说自话地在废纸上写将起来。一旁的张老师也毫不责怪,反而颌首不已,大约是对我研墨习字有了些许长进表示了首肯。从此,我和墨结下了不浅的缘分,以致后来稍通笔墨,索性

以吴墨为笔名,“研墨斋”记趣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霆

钱规则变出潜规则。

油,是很多捉襟见肘的主妇、母亲、食堂、饭店……的梦。在全家每天只能凭卡配售到半篮老菜叶的日子,人们奢望猪油“如大旱之望云霓”。

凛冽清晨,父母亲匆匆喝了粥,紧紧围巾,赶市轮渡上班。我们则浑身发热,抽抽鼻子,整整红领巾,冲进寒风,上学。当然,一般到了十点左右肚子就会饿。

现在新米到家,先是品尝纯白粥的天然原味,佐以红腐乳,咸蛋,萝卜丝海蜇皮。此后就是家老婆在花样之粥上大显身手了。她是广东人,什么都敢往粥里放,我于粥中见识过的食材分别有:青菜

萝卜、肉末、虾米、淡菜、干贝、皮蛋、猪肝、蛋皮、咸蛋黄、香菜……至于莲子、鸡头米、葡萄干、黑糯米等更为粥里常客。近来我们到山西旅游了一次,回来她又开始在粥里加入黄小米,说那是“黄金食品”。

南北“数九歌”

章云华

再过两周就是农历冬至日了。由于太阳直射点的移动,地球南、北级圈内开始了极昼和极夜现象;至两极,还将出现长达半年的极昼或极夜,这也是我国科学工作者选择现在去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原因——那里正开始了漫长的夏季。

冬至,是一年中白天最短、晚上最长的一天。从这天开始,民间流传的“数九歌”就此“唱响”了。饶有兴趣的是,由于我国地域辽阔,南北相距近5500公里,跨纬度约50度,太阳高度角相差很大,气候变化也大,所以,尽管都是“数九歌”,但南方、北方的“歌词”却略有差异。

南方“数九歌”: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河上走,五九六九河开冻,七九八九看杨柳,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

北方“数九歌”:冬至属一九,两手藏袖口;二九一十八,口中似吃辣;三九二十七,见火亲如蜜;四九三十六,出外冰上溜;五九四十五,还有春寒四十五;六九加七九,莫把棉衣丢;八九连九九,开始把田犁。

一九到九九,一共九九八十一,其中最寒冷的就是“三九”,所以有“三九严寒”的说法,歌剧《江姐》里就有一首脍炙人口的《红梅赞》唱到了“三九严寒何所惧,一片丹心向阳开”。到了“九九”,已经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“九九艳阳天”了。

不过,近年来,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,地球接连进入“暖冬期”,“数九歌”里描绘的场景,也许将越来越不复存在了。

我没有“微信”,不想用,也不会用。广中路街道的“生活服务中心”和“老龄办”为老人开办了学习班,负责人邀我去听听,不好意思拒绝。出门遇邻居,他也六十好几岁了,问我去哪儿,如告知后一脸惊奇:“用微信还要去学习班?我付水、电、煤气,门都不需出,依……”不等他说完我已脸色讪讪,尽管我的学历比他高。

不用微信,为此被亲朋好友批评过多次。手机这小东西,叫人爱恨相加。没它不方便,有它也讨厌。一机在身等于被绑,随时被传唤,自由不再。本人做事一向慢人几拍,当年办公室里一台电脑众人公用,我从不碰它。电脑办公普及后,每人桌上摆台液晶屏电脑,实物在前,不是摆设。听年轻人键盘敲得滴答响,看他们双指灵巧翻飞也心生羡慕,有这帮后生鼓励与帮助,终于我也入了流。

信息潮流逐浪而高,“微信”早已遍地开花,从几岁的小伢儿到白发老人,都成了低头族。我患颈椎病几十年,去年又遭颈椎骨折,人都挺不直了,低头看手机、读微信实在困难,所以久久不愿入列。曾有朋友诧异:现在还有不用微信的人?我很不解:自己从来没“微”过,不照样走南闯北?

现在不行了,给本人洗脑的是学校的退休网络小组。退休活动的通知方式早与时俱进,从邮寄书面通知到户换成

打电话口头告知,再升级为发“微信”,手指轻点,大小事瞬间搞定。可组里还有几个后进分子不用微信,这就难为了小组长马老师,她只好另行告知。可事一多,忙时难免疏漏。前些日子马君电话过来,语气委婉:“组里不用微信的只剩你一个啦”。锣鼓听音,本人成了剩婆!“剩婆”之谓不好听,这还事小,给组长添麻烦事。谁劝我入微信群都可不理睬,退管会是娘家,娘家的话哪能不听?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

微信学习班办得好,亲民又实在。学制设为五课时,学生若过不了关,还可留级。两堂课听过,我已浅悟其道。

开了“微信”始知它的好,联络便捷、信息量大,但烦恼也紧跟而来。我不想扰人,更不想烦己。手机傍身,悦耳的鸣叫声时刻响起,有信“微”来你总得看,信息多时如雪片纷飞:有用的,无聊的;叫人开心的,让人郁闷的;还有唇枪舌剑的口水……入群易,群建多了,被微信捆绑而沦为信奴,整天眼花、颈酸、手指硬,何苦呢?本人年已入暮,来日须追,家藏的好书尚未细读,读书乃是要紧之事。我可以亏欠人际的交往,不能亏欠无声的朋友。玩“微信”不难,掌控有度不易。

也入「微信」族

吴莉莉

快入2018年了,我中学时代的同学都进入了“古稀之年”,但无论遇到什么事,我们依旧都愿意找老班长倪惠芳。

班里原来的一个“美女”,得了绝症,挺了好多年,虚弱得脱了形。女儿在国外,孤独一人。住进医院后谁也不见,唯唯班长可进门,和她说话,帮她出主意,忙里忙外。当时,班长手脱白,连杯水都拿不起来,可她二话没说,拽着老公就上大超市,按着单子,把东西集齐了送去……

同学中有一个“才女”,毕业后没多久精神就出了问题。三十多年来,班长年年去看她。病人入院前,曾写了一篇“对人生的思考”的长文,她把它交给班长保存,并叮嘱“不要给别人看”,这是她心血的托付,班长一直将它珍藏着。今年的一天,病床上的同学突然用唇语跟弟弟说:“我想班长了……”班长接到电话,一刻也没有耽误去了医院。病床前,两人都掉了眼泪……不久,这位同学去世了,带着同学的温情,带着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舍!

当年,我们这个班有五十多人,其中有十多人因为上山下乡、支内等原因离开了上海。这些人走远了,却一直走出了班长的关心。谁返沪了,谁搬家了、谁生病了……她总是第一个知道,第一个送去问候。

前几年,她那张保存了几十年的通讯录上有不少人“失联”了,她可着急了,连自己的亲戚出差都不放过,让他捎带上找人的任务。

在我们60岁那年,全班人奇迹般地聚齐了!我们相互握手、激动地相拥。十几位曾经远航的“小船”,也回到这个温暖的“港湾”。班长欣慰地笑了。从那时起的又十年,班长更忙了。每次聚会前,班长都要亲自踩点,班长是当年的数学尖子,如今她依然精于算计,为的是让同学们少跑点路,少花点钱,有更多的收获。她家门前一小块地,种的南瓜、青菜、豆角……每到收获时,她会一家一家送,让同学们一起分享。她家的被褥也特别多,这是为一些回沪没有居住点的同学备着的。

前年,我动了个大手术,出院回到家中,第一眼看到的是坐在桌前的班长,她正用面包屑裹鱼片呢。“你怎么来了?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呢?”她嘻嘻地笑了:“有一次聚餐时你说过的。我累了,开刀时都没掉眼泪的我哽咽了:“班长,你……”

这么多年了,我们一直还叫她“班长”!叫了半个世纪了。而她老也忘不了的是,当年她曾经代表我们班参加过全市的一个表彰会,会上她发言时说:“……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”

是的,我们永远都是兄弟姐妹——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“家”:格致中学六四届初三(1)班。



边看边聊

半个世纪的班长

艺勤



七夕会

古人写字作文,都是从研墨开始的。到了后来,墨虽然已经不再常用,但依然是文房四宝中的一宝”。

我对墨的认识,始于学生时代。老师教我习字,也是沿袭古法,从研墨入手。彼时,我刚入学一所上海私塾(旧时私立学校)接受启蒙教育,课桌上放着一本描红簿,里面都是些用红色印好了的汉字笔画和简单汉字。老师说,描红须得由简入繁,须得先从描红汉字的简单笔画开始,用研磨好的墨汁将那些横、竖、撇、点、捺、折等汉字笔画尽数涂去。遵照师训,我开始描红习字,印象中,一位姓张的老师,教我怎样研墨、握笔、运笔。初始,一管狼毫在握,我的手抖动不已,落在描红簿上的墨迹,一似蚯蚓在爬,歪歪扭扭,那印

书桌,居中,临窗而面壁;还有两堵墙,保持了原貌,粉以浅浅的绿色涂料;剩下的一堵呢,被我安放了一个连体书橱。书橱虽简陋,却也借天接地,颇有金戈铁马的豪气,可排放两千左右的书。除了书,每天、每月有报纸杂志寄来,我从中选取喜欢的,留下,看后都被塞到了书橱下端。时间一长,书橱被我塞得满满当当。这时,如若翻检记忆中的一张报

抑或一份杂志,必得弯腰曲背,甚或匍匐在地,其状不堪狼狽。然而,我常年乐此不疲,过时的书报杂志,并不值钱,有时想起,翻出读读,似乎又回到了记忆中的那年、那月、那日的模样。我在研墨斋生活了十多年。读书、笔耕常至夜半时分,遥望窗外夜空,已是群星璀璨,像是在恭候一轮红日跃升。西晒的太

阳,在午后常钻进我这小小的研墨斋,投下一窝阳光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添了一台386电脑,这是我最早用的电脑,不啻奢侈之举。有了电脑,稿纸没有了用武之地,但我不忍丢弃,都放进了书橱底部,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,它们仍完好无缺,可惜大半已经泛黄。既然染墨,对于蓝黑墨水,我也舍不得丢弃,至今保存着一瓶蓝黑墨水、一管墨水、几方砚台。

前些年,我搬新居,旧房必须腾空,偌大的书橱无法随我而去。好在,书报杂志一份不丢,都随了我在新居安身。比起先前,新居宽敞了不少,读书也无需局促在方寸之内。其中一间,也依然兼做了书房,书房名也依然是研墨斋。新居,添了两个书橱,一置客厅,一放卧室,常年与我相伴。想起昔日那壁立的大书橱,至今仍时有惋惜。

雅玩

